



ZHUYANJIE

名家推荐:

命运的多厄给予主人公冰雪一样的肌骨和魂魄，然跟随作者冷静的文字和犀利的笔调，却渐渐发现她深藏心底的火热。没有宫廷故事的浮夸与累赘，只似在花前月下，听一曲委婉的弦歌。

《少女太妃》作者：琴琐

她是具有高贵血统的隆裕公主，在暗藏杀机的深宫里，她毫不掩饰自己的霸气与骄傲；她又是充满智慧的，这也注定了她的一生就是锋芒毕露的传奇……

《白骨精的职场私房话》作者：忆何飘

有关宫廷的故事中，历来不会匮乏能够翻云覆雨的女子，锦瑟笔下的弦歌同样也不例外。

她拥有绝美的容颜，玲珑的心机，只要她愿意，仅凭一双充满无辜的大眼，便能在幼年时期攫获一朝帝王的怜爱之心，达成为母报仇的决心。

深宫，有人用杀戮得到权势，有人用倾轧得到富贵，可是弦歌心中想要的却不过是人世间最为普通寻常的那一点点温暖。

为了心中的爱，她远嫁和亲；为了心中的爱，她于寂寂宫中独自清冷。

无论生活如何的暗藏凶险，波谲云诡，她都始终对于爱，有着美好的希冀。

弦歌，是这样一个能够坚强如钢，亦同样柔软如绵的女子，真实得让人心疼，希望锦瑟能够在她充满波折的前半生之后，赋予她一个终究归于幸福的结局。

《云色倾心》作者：云端漫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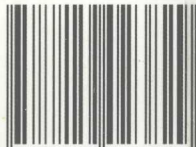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李 子 李云伟

装帧设计： 销售印装·白咏明
TEL:13661528711
<http://blog.sina.com.cn/di7yinxi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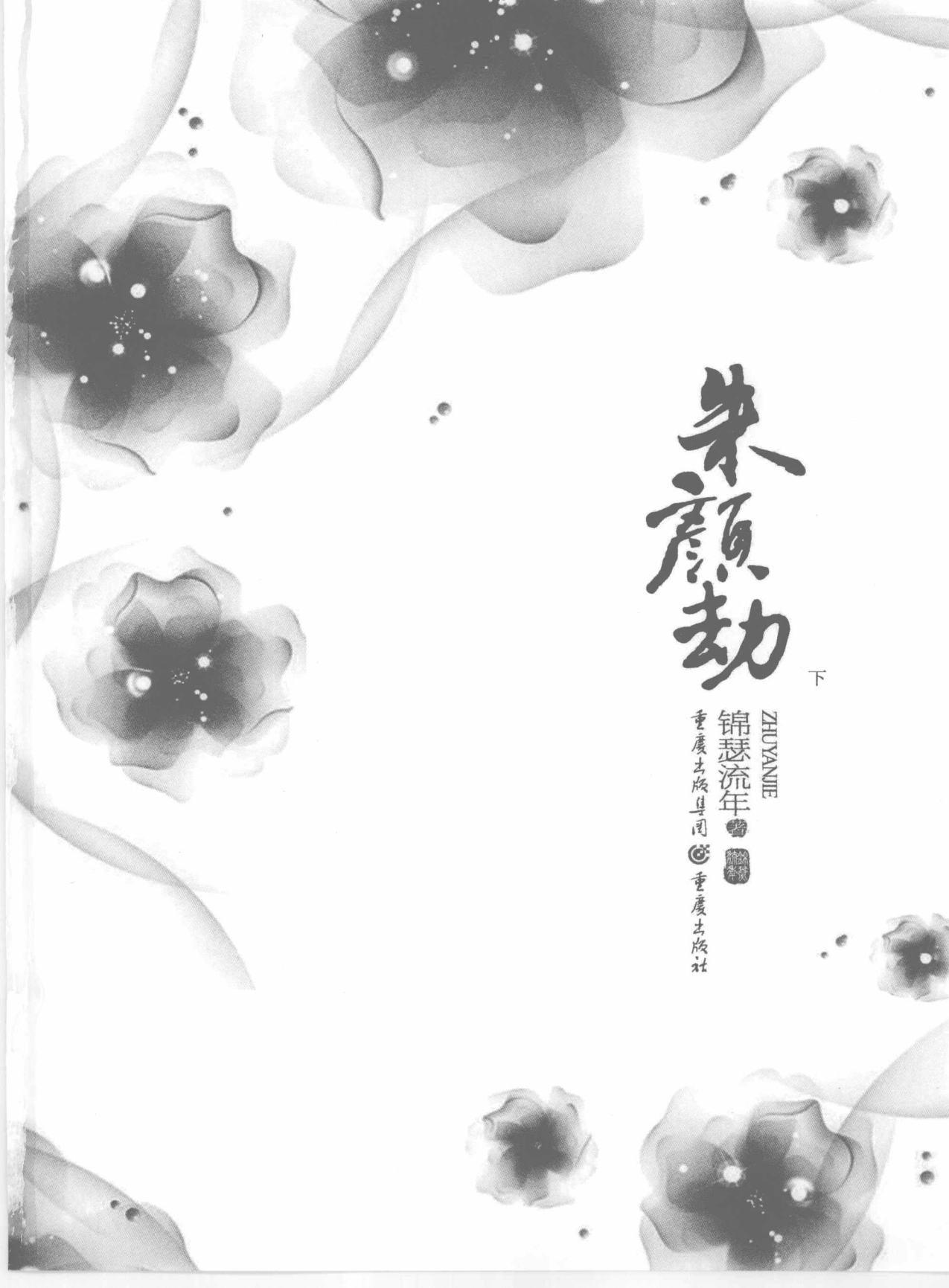
上架建议：历史·畅销小说

ISBN 978-7-229-02382-9



9 787229 023829 >

定价：39.80元（全两册）



朱顏劫

下

ZHUYANJIE

锦瑟流年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天色将暗，已劳累了整整两日的胤城向众将部署完毕兵力防务方才得空歇息，我从叶卿尘处得知昨日一番激战下来，他的右臂已然挂彩，心头不安，我自军医手中取了几样愈合伤口的药材，照着昔日楚煊曾经教过的方法碾成了粉末，送至胤城帐中。

门口的士兵掀起了帘子，我端着托盘走了进去，帐内的侍从尽皆被他遣出。我轻手轻脚走了过去，放下手中的托盘。彼时胤城侧身躺在榻上，上身赤裸着，身上仅盖了一件薄衾，露在外面的手臂处更缠着一圈白纱，伤口上正殷殷浸着触目惊心的血迹。两天两夜不眠不休，现在的他满面的疲惫，于榻上阖目而卧，面色沉定。

我静静站于榻前，心念忽起，悄无声息靠近了几分，低下头细细打量着面前这个沉睡的男子。这个五官肃峻的人便是我的夫君，可是，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啊！与我从容谈笑的他，故意冷落我的他，与我秉烛长谈的他，时而会卸下他冷峻面具对我温言笑谈的他……

正出神间，熟睡的胤城忽然微微翻身，盖在身上的薄衾亦滑落在榻上。他赤裸的上身更是一览无余，耳根处忽地一热，我尴尬别过脸，伸手轻轻取下他包扎伤口的纱布，取来沾了水的毛巾轻轻拭尽他手臂伤口处的血迹，方撒上药粉替他包扎好。我的手势尽力轻巧，生怕弄疼弄醒了他，如此一番折腾下来，自己早已累得满头大汗。

伤口包扎好，我正欲替他盖上薄衾时，手却被他猛地一把牢牢握住，心

芊羽歪着头俏皮一笑：“我留了书信在房里的，就说一月后自会返家！”

我故作严厉：“那你难道就不怕我遣人将你送回京城吗？你怎么就料定我会帮你？”

茗烟已为她挽好一个坠马髻，芊羽得意地摸了摸鬓发，起身上前促狭笑着缠着我的手臂，嘟哝道：“夙嬛姐姐，娘亲昔日都常常夸你呢，你就帮帮我嘛！”

我故作不解：“那你总得告诉我，你千里迢迢来这边塞干什么才行？”

芊羽面庞一红，眼珠子骨碌碌一转，笑着痴缠道：“我只是想念夙嬛姐姐了就来这里了啊。”

我瞪了她一眼：“你这丫头，到现在还瞒着我！既然如此，现在你人也看了，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芊羽大惊失色，连连摆手：“不要啊，我还没有玩够！夙嬛姐姐，别赶我走好不好！”

她双目盈盈含泪，煞是惹人怜爱，心头不忍再作弄她，我闻言安慰道：

“好啦，你的那点心思我怎么会不知道，留你便是！这军营里到处都是男人，诸多不便，你白天还是扮成小兵，晚上就和我一起睡吧！”

芊羽面上一喜，痴缠在我臂弯间，小心试探问道：“夙嬛姐姐，那个，那个……”

我低头看着她的一番扭捏，低笑道：“那个什么？让我来猜一猜，现在有的人是不是想问叶卿尘在哪里？”

芊羽面色立时如沁了血色一般漫起酡红，羞窘难当，迟疑道：“我在京城听人说边关战事凶险，而他，他……”

“好了好了，我不逼你便是。现在天色已晚，明日我再传他来见你如何？”我笑着携了芊羽的手。

芊羽含羞，忙不迭点头：“夙嬛姐姐，你真好！”

我看着面前轻灵如水的豆蔻少女，心间亦是一动。兴许是我从未有过她这样烂漫年华，一直想要全心呵护好只属于她的这份美好。蓦地，我脑海里忆起方才轻轻为我撇开额旁碎发的手，面上一热，这个世界，好像也忽然间有了我可以眷恋的东西……

夺取青州，主和的一派却坚持齐国如今根基未稳，百废待兴，眼下应当先安抚内政，胤国背后有周国的支持，不宜过多对外征战。两派各不相让，皇帝齐颢也颇为头疼，在战还是和上面举棋不定！

军中却隐隐有异动的景象，胤城昨日与叶卿尘及几位高位将领在主帐内议事通宵达旦，一种极其诡异的气氛悄然流转。午后时分，胤城的营帐前，我暗自思揣良久。那日过后，我着实不敢再单独与他相处，但现今军中气息微妙至极，虽无任何风声，我到底还是察觉出什么来。心头疑问颇多，终是鼓足了勇气，挑帘而入。

此时胤城正坐于书案前提笔写奏折，见我进来，立时眉头一挑，“怎么这会儿来了？”

我淡笑：“我有事想问你。”

他面色一敛，挥退了左右侍从，帐中立时只剩下我们两人。

我道：“这两日莫不是出什么事了？军中似有异动！”

他目光一闪，起身点头，走至我身前压低声音道：“昨日早上接到密报，朝廷派发来的十万石粮草在来青州路上遇到暴雨，滞留昌河！”

“什么？粮草不及……”我还未说完就被胤城捂住了口鼻。

“嘘！此事事关机密，军中只有我、子允知道，万万不能让将士们知情，否则军心大乱，后果不堪设想！”他皱眉压低声音道。

“那怎么办？”

胤城敛眉道：“朝廷恐怕还未收到消息，昨日送报的探子说押运粮草途中遭到暴雨，运河阻断，正在修缮中。此事尚且不提，就算重新征集粮草来来去去也需半月的时间，军中现在余下的粮草勉强够支撑七日，所以在这七日内，我们要全力出击，否则此事若被齐军知晓，定是再无转圜之地！”

“那你们可有对策？”

“硬攻恐怕很难奏效，唯今之计，不宜强攻，只能智取。今日酉时我会下令三军拔营，到时自见分晓！”他徐步走至书案前的行军布阵图前，长长呼出一口气。

顺着他的目光，我上前看着那地图上标注的繁复符号。出了军营再往西行十余里就是老鸭嘴，在此分道，往南是隆县，往东则是漳县。这两地是目前盘踞齐军最多之处。若是一举拿下这两座县城中的一个，到时候粮草问题自然

迎刃而解！

我抬头看着面前神色肃穆的胤城，他道：“幸在前日朝廷运来一批兵部新制兵器，略略多了几分胜算。今晚我们就将拔营。战场上形势危险，边疆荒野，前方几里有一处村庄，我会安排人将你们护送至附近村民家中暂避，届时若是事成我自会来接你——”他顿了顿，眼神定定看着我，“若是事败，你就从青州转程回周国吧，回到京中定会有人为难于你。你是周国公主，回周国，你的父皇今后定会善待你。”

心神蓦地激荡，我仰首看着他：“你以为我是那般贪生怕死之辈么？我既嫁与你为妻，自当与你携手并进，患难与共！”

胤城的眼神极为复杂，让我看不懂，辨不明。

我目光泰然迎视着他，无一丝心虚与躲闪：“胤城，我不走，我要留下来！”

隔着几步的距离，他站于原地静静看我：“你这又是何苦？！”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后路如何，与人无尤。”我垂下睫，笑了笑，复又抬头看他，“因为我相信，相信你一定能够打赢这场仗！”

只那么一刻的沉默，就在瞬即之间，我已被他一步上前抱住，他抱得那样紧，好似一松手我就会从他眼前消失一般！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这样靠近，近得连他的呼吸我仿佛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念及他臂上的伤，我未敢挣脱，只能静静伏在他胸口听着他坚实有力的心跳在耳边怦怦作响。他的体温隔着衣衫源源不断地传来，心底的凉寒亦在瞬即再无踪迹……这片刻的旖旎，让我有一瞬的恍惚。我心神不稳，一刻之间仿佛失去了心智，只能轻轻闭上眼睛沉溺在他的怀抱之中……

一交酉时，众将于主帐议事完毕之后，忽地战鼓擂响，号角齐鸣，是胤城下令召集三军齐集，众人莫不疑惑，唯叶卿尘一人信心满满。

我心中暗自思揣，照行军的方向看来似是要前去隆县，心念一转，莫不是胤城想要借此之机，假意攻打齐军防守最为薄弱的隆县，实则是声东击西，待到齐军主力前往解救时转头攻打漳县县城？但齐臻并非泛泛之辈，如若他瞧出这其中的端倪，漳县县城三面环山，易守难攻，胤军此番一招险棋冒险攻打岂不是自掘坟墓？

果不其然，夜里，队伍行至半途，方才歇下不久，忽然各营暗自传令就

地拔营。队伍就地一分为二，一部分左翼军队留在原地假意扎营，翌日顺着行军路线前去隆县，而剩下的人马却趁着夜色抄偏僻山路悄悄向漳县行去。

连续两日的路途颠簸，芊羽从小娇生惯养，从未吃过苦头，一路上自是狼狈不堪。叶卿尘见此情状，亦只无奈摇头，将芊羽扶上自己的坐骑，他则在旁牵着缰绳前行。芊羽虚弱坐于马上，却是一脸娇怯的幸福，缠绵迷离的夜色下，明月光辉如流水泻满山间，枝横影斜，树影婆娑下，叶卿尘牵着缰绳前行，马上芊羽面上的笑靥却比那春日的花朵还要明媚几分！

到了翌日巳时，果不其然，有探子来报，左翼部队已于早间抵达隆县，与隆县守军交战。事先胤城早有布置安排，左翼部队一路虚张声势，驻军大营增加炉灶炊烟，刻意造成是大军压境的景象。隆县守军果然上当，当即向漳县求援，坐镇漳县的齐军主将华谡匆忙间召集三万人马，顾不得士兵久战疲劳，亲自率领主力赶赴隆县救援。闻此信息，胤城亦是会心一笑，我与他遥遥对视，已然明了各自心中所想。

马蹄声铿锵阵阵，山间的小道很是偏僻，一路急速行军。山林间四野静得没有一丝风，朔风卷地，路旁的草木婆娑摇曳，气氛极是诡异，天际乌云滚滚，太阳的光芒渐渐暗淡了下来，大军终于在日暮时分抵达漳县县城。斜阳隐入了厚厚云层之中，天地间阴霾一片，城头守军乍一见到忽然之间冒出来几万大军，惊慌失措间慌忙鸣金示警！

顷刻间，天际阴云交会，铅云暗压，肃杀之气平地蔓起，袞龙镶金边帅旗迎着风猎猎招展，马蹄声踏地，黄沙卷起，沙尘滚滚，胤城当先一骑勒马停住，墨色的风鹰在闷热的风中疯狂翻卷。

风动，云起。

城头上的齐军躁动不安，急急忙忙召集人马抵抗，胤城当先引弓搭箭。那箭上以棉布浇上桐油，再点燃悬于箭尖，只在瞬息之间，箭矢破空之声飒飒而过，城头上高悬的齐军帅旗蓦地被穿破一个拳头大小的窟窿，旋即燃烧起来。齐军制止不及，只能眼睁睁看着帅旗被燃烧殆尽！

空气中飘着沁凉的雨丝，落入人的面庞，有着淡薄的凉意。敌军帅旗一倒，军心大乱，瞬间，号角齐鸣，喊杀声起，士兵纷纷扬起手中的刀戟，手执盾牌向前急速挺进。城头守军慌忙搭弓引箭相射，箭矢如急雨落至城下，夹杂着兵器碰撞声、数万人震天的喊杀声。

天际灰霾，淫雨霏霏，雨愈加大了，胤军搭起云梯且战且进城，情势却渐渐急转。本该越战越勇的胤军却出奇的渐渐处于下风，不敌奋勇抵抗的齐军。须臾，不断有胤军被砍伤掉落城头，刀光剑影、人吼马嘶，和着呛鼻的血腥之气，氤氲弥漫。

此情此景，让我忽然忆起了当日被章淙挟持那日漫天的血色。那一日，我亲手斩杀了一条活生生的性命；那一日，骇人心神的杀戕在我面前发生；那一日，有着太多不堪回首的记忆。我忽地愣在了原地，不经意间，侧目瞥见一齐军正挥刀向肩头砍来，我迅速弯身抓起地上一柄长剑，一支雪亮的箭矢擦过耳际，身后正欲挥刀袭击我的齐军就已倒地身亡。

正厮杀得难分难解之时，却闻远处马蹄声大作，南方的天际烟尘滚滚，一队人马纵马狂奔而来。迎着风，那帅旗一个巨大的齐字迎风招展。领先一人身着银色铠甲，扬鞭策马向着这边驰骋而近！看那帅旗的字样，应当是齐军主帅襄阳王齐臻！此人为何忽然会出现在此地？

城头的齐军见状一鼓作气，与甫一赶来的援军前后夹击胤军。胤军连连后退，一片银光交错，杀戮冲天。胤军一面匆忙撤退，一面拼力厮杀，流箭纷飞，劲袭城头，那齐军主帅离得这边愈加近了。两军交接，金戈铁马，自是一番激战。银甲主帅勒马驻守原地，对着身后的弓箭手微一示意。顷刻间，箭光急闪，箭矢咻咻脱弦，直直射向正撤退的胤军所在之地。胤城此际正指挥胤军撤退，无暇分身，眼见那箭雨愈急，人群中一道青白色身影凌空而起，手中的长鞭刷刷挥过，极为灵巧地施展身手，将射向胤军的长箭多数挡下。

身后马嘶声扬，似有凛冽杀气如劲风袭来，我蓦地转过身就见胤城与一银甲战将正在交战。飞马扬尘间，两人旗鼓相当，剑如流星，气贯长虹，招式如长蛟出海，只闻兵器铿锵声声！

胤城右臂伤口还未痊愈，那银甲战将招招狠辣决断，我心头忧惧，那刀剑相撞声声入耳，惊魂未定间，一把夺过近旁一兵士手中的长弓，用着最快的速度，反手挽弓搭箭，眯眼引弓瞄准齐臻的方向，使足十成的力气狠狠拉弓射去。箭矢脱弦而去，挟着破空之势，直直射向齐臻的胸口，似是察觉到不对，正与胤城打得不可开交的齐臻忽地反手一挥手中的长剑，那箭矢本已离他极近，加之我箭中已经使足十成力气，虽有齐臻最后关头的反手一挥，那箭略一偏头，仍是射中他的肩头！

“我华瑶乃大齐皇上钦封的平正郡主，我父亲华谡乃辅佐皇上继位的首位功臣，我还有何不敢？”她似在赌气一般厉声朝我叱道！

“试问在锦绣河山与区区郡主面前，你们齐国的君主会选择哪一样？你们既然费尽心机将我掳来，必定不是用来让你一个小小的郡主随意处置吧？”我漠然看她一眼，淡淡转过头。

华瑶见我不曾理会她，更是气极，冷哼道：“真是不知道你这个女人哪一点好了，亏得齐臻哥哥受伤昏迷之际还不忘吩咐部下善待你！”

“齐臻？襄阳王？”我愕然问。

华瑶昂起头，倏地又变了脸色：“我现在是来带你出去的！不必这么多废话，跟我走便是！”

言罢就有狱卒前来打开了牢门，她身后跟随的女将忙上前来拉起我。我懵懵然间，心中千回百转，暗地思忖，能够走得出去总比继续留在这里毫无一丝希望好。出了牢门，我随华瑶上了一辆马车，马车在街头左拐右拐，终至一处朱门大宅前，门口有重重护兵把守，见是华瑶前来，皆是忙低首行礼。华瑶也不搭理，只仰头极其骄傲地背手跨门而入，我则被身后的女将推推搡搡一路前行。过了天井，进了后院的一处厢房，华瑶却忽地止步，转过身冷眼看我：

“他就在里边，你可以进去了。我会在一边看着你，你最好老老实实的，若是敢有什么不轨的举动，到时候别怪我心狠手辣！”

我淡笑瞥了她一眼，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铁链，无奈摇头，瞬即随她推门进去。房内重重素色帐帷下，弥漫着浓郁的草药气味，里间的书案旁斜坐着一年轻男子的身影。男子背对着我，肩头似乎还绑着绷带，上面犹自殷殷浸着血色。现下看来，那身影竟然很是熟悉，华瑶当先一步上前，极是轻柔地唤了一声：“齐臻哥哥，我带她来了！”

男子蓦地侧过身，目光向我看来，他的面上竟然还戴着那银色面具，面具下的眼睛带着复杂的眼神看我，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有说出口。

我站于原地，略有疑惑，只问：“你好像认识我？你到底是谁？”

“你放肆！”华瑶喝道，却被齐臻抬手打断。他抬头看了看我，对华瑶温和吩咐道：“你先下去吧！”

华瑶急急道：“要是她有什么不轨的举动怎么办？”

她还欲再言，就被齐臻的手势止住，只得乖乖起身，经过我身旁时还不

忘狠狠瞪我一眼。

华瑶一走，房里就只剩下我与齐臻两人。我远远看着他，挑眉道：“好一个襄阳王，你现在有伤在身，就不怕我趁机挟持你么？”

他摇头笑了笑，从座位上起身，缓步走向我，声音低哑：“公主这几日受苦了！实在是对不住！”

语气竟然似是与我为极为熟悉的样子，我大为愕然，心生一计缓步走上前，脚踝上的铁链亦是随着我的走动晃荡作响。“好一个对不住，请问这便是你们齐军的待客之道？将我关在牢里三天三夜不闻不问，现在一句对不住就能够了事？”我恨恨地道。

说话间，趁着靠近他的空当，我飞快出手，以着最快的速度一把扯下他的面具，而他似是意识到了什么，不闪亦不避，任由我拽下他脸上的面具！

面具下的容颜徐徐出现在我面前，那是一张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样子，高挺的眉目，隽永的面庞，熟悉的眼神，和预期中的猜测一样，只是他脸颊上触目惊心的刺青无声向人昭示着他曾是牢狱中的罪犯身份！果然是他！

没有愕然，没有惊异，我只深吸一口气，平静问道：“为什么会是你？”

第二十二章 情定

窗边的碧霞纱透着盛夏的阳光，时而有风轻轻吹来，满室的光影交错间，隐隐有夏日的蝉鸣声，房内如死一般的沉寂。白翌，错了，现在我应该唤他叫做齐国襄阳王齐臻才对。他站于原地苦笑了一下，左脸上丑陋的刺青隐在光线的阴影下，目光却一如旧时谦恭：“我本是齐国晋王之第二子，幼时家

变，逃离途中我与大哥失散。为了逃避伪帝齐昱的追杀，只得隐姓埋名流落至周国，阴差阳错间被你与大皇子救下。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隐瞒身份，直至去年九月，我被人诬陷窃人财物下狱，严刑拷打。就在此时，齐国内乱，大哥派来寻找我的人马从狱中将我救出，自此返回齐国。”

一语言毕，我摇头轻嘲：“原来白翌你果然不是简单的孤儿。你是齐国流亡王孙，是齐皇的亲弟，这样的身份，要你跟在我身边做一个小小的护卫，果真是屈才了！”

白翌苦笑：“我自有自己的苦衷，公主请见谅！”

“我何曾是那般刻薄寡恩之人，如若换作是我，为了活命也会选择隐姓埋名。对了，前日战场上我发箭射伤你，你的伤可好些了？”

白翌的眼底有什么光华在悄然流转，只淡笑说：“军医来瞧过，已无大碍，这几日军务繁忙，着实是委屈了公主，今天起不会有人胆敢怠慢公主你。”

我微阖上眼，咬了咬唇，又问：“那日在胤国京城，我遇刺时救我的人是你吧？既然你们处心积虑想要杀我挑起胤周不和，可你为什么又要救我呢？”

“公主于我有恩，当日的计划于我的身份不好干涉，也只好为此之计了！”他讪笑回答。

我静静看他的神色，语气终于软了下来：“白翌，放我回去好吗？”

见他一怔，我的脸上只剩下祈求的神色，白翌静静地看着我面色变化，沉默良久，只问：“公主，你变了，难道那个人对你真的很重要？”

我低头，复又点头。

“比起大皇子还重要吗？”他问。

我抬眼看他：“如是换作以前，也许不是；但如今，我是他的妻子，而他，是我的丈夫。”

默了半晌，他终于道：“我懂了，那日你为救他生死悬于一线之时，我看他失态惊慌的神情就已经猜中几分。公主，你一直都活得很辛苦，恭喜你，现在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我一时恍惚，心中却有片刻空茫：“看来你是打定主意不会放走我了。说吧，你们想要利用我如何要挟胤军？”

我瘫坐在地上，死死咬唇，气喘吁吁，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华瑶似被骇住了，慌忙对着身后的几人骂道：“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过来帮忙！”

护卫们方才回过神来，急急上前搀起我。有人匆忙去找大夫，有人为我打着扇，华瑶更是急得不知所措，不住跺脚道：“喂！你千万不要有事啊，其实我也不是那么讨厌你。你若是出了事，我该怎么向齐臻哥交代！”

我恍惚一眯眼，就对上了近旁叶卿尘的眼神。他冲我一使眼色，趁着众人乱作一团的工夫暗中比出了三根手指。我瞬时明了，旋即安然闭上了眼。大夫匆匆赶至，慌忙为我诊脉，黄昏时白翌也闻讯赶来，见他行至榻前静静探视我的情况，我亦故作一番虚弱无力的模样躺在床上闭目不语。白翌静静瞧了我一会儿，又对婢女们吩咐了一番方才离去，折腾下来，已是时近黄昏。

这几日为了防止我逃遁，莲儿每日夜间都会在我的房门上落锁，今日见我发病，白翌又亲自叮嘱，唯恐夜间多有不便，房门亦未上锁。见莲儿轻手轻脚退出门外，我方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心底只静静等待夜间的到来！

到了后半夜，临近三更的时候，天际忽地一声刺耳的鸣镝声划空而响，耀目的光芒凌空升起，照亮了整个漳县县城。与此同时，外面的街道上忽然到处火光冲天，映得黑夜的天际似被染成暖红色，到处人声鼎沸。护兵们正忙于救火，须臾，外头又传来杂乱的喊杀声，夹杂着兵器碰撞声，极是混乱。

房门忽地被撞开，是莲儿匆匆跑进房来查看我的动静。我屏息躲于帐帷后，见她走近，瞬时操起手中的青瓷花瓶往她后脑砸去，莲儿闷哼一声立时晕倒在地，我这才长长呼出一口气，匆匆换上了她的衣裳夺门而出。

院子外巡卫的士兵们匆匆拎着水桶忙于救火，没有人有闲暇注意到我。夜色正浓，院墙旁花木憧憧，天际火光冲天，我暗自咬了咬牙，弯身踉踉跄跄匆匆奔出门外，一路轻手轻脚地尽量不使脚上的铁链发出太大的声响，自是极为吃力。方一出月洞门，蓦地身后身影一闪，惊呼间，我已被人捂住了口鼻，男子低沉而清朗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别出声！”

侧目一看，正是叶卿尘，心头暗喜，叶卿尘稳稳揽住我的腰际，纵身一跃，旋即跃过高高的院墙，稳稳落于外头的大道上，城里四处人声鼎沸，到处皆是老百姓惊慌失措四处救火的混乱光景！

“今夜大事已成，五殿下就在前方接应，我们先过去！”叶卿尘一把抓

住我的手背，正欲前行，我却愣在了原地，踟蹰道：“我的脚上有铁链！”

他一怔，眉头紧了紧，只道了一声：“子允冒犯了！”

说话间，他已在我面前弯下身，我会意，抿了抿唇，伏趴在他的肩头。

夜里沁凉的风吹在面颊上，叶卿尘背着我快步跑向对面街头，我心中诸多疑问，一时之间，只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卿尘道：“自那日撤军之时王妃被俘，回营后众将商议援救计划，派人潜入隆县，布置了今晚的突袭，四处焚烧城内的几处粮仓，引开齐军的注意力，趁机救出王妃！”

我了然：“焚烧粮仓，一举两得，既可断其后路，又能救出我，果然是好计策！”

说话间，前面的街头忽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起，伴随着刺目的火把光芒和士兵盔甲反射的雪样寒光！瞬即之间，数百士兵如潮水般向着我们涌来，火光耀目，身侧就已被训练有素的数百士兵齐齐围住。弓箭手紧跟上来，整齐地拉弓引弦，从人群中当先负手走来了一目光锐利的老者，身后跟着满面愠怒的华瑶！

心头大骇，我心知为时已晚，只得凑近叶卿尘耳边道：“放我下来！”

华瑶冷笑：“我就知道你这个女人没那么简单，若不是方才我不放心去你房里瞧瞧，今天晚上就要被你逃走，坏掉齐臻哥哥的大事！”

我冷冷看了华瑶与那老者一眼：“用一个女子做一场战争的筹码这也是大丈夫所为么？还是你们齐国人生来就是如此卑鄙，只会使这等下三滥手段？”

华瑶杏目圆睁，喝道：“放肆！你如今不过是阶下之囚，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条件！”

“瑶儿，不得无礼！”她还欲再言，就已被身旁的老者挥手阻止。老者深邃的目光一敛，负手看向我与叶卿尘：“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王妃是聪明人，现在既然如此，也请跟我们走吧！”

我侧目看向叶卿尘，他微摇头，上前一步对着老者抱拳道：“想必这位便是齐国大将军华谗吧！在下叶卿尘有礼了！”

华谗双目微眯看向叶卿尘：“原来阁下就是江南才子叶卿尘，素闻你精通星相五行，又精于谋略之术，乃一奇才，想不到如今竟投靠胤国！真是屈才

了！”

叶卿尘摇头笑道：“华将军过奖，人各有志，叶某不过是随了真正的伯乐，又何来屈才！”

“既如此，华某也不客气了！”华谖冷笑一声，不再迟疑对着身后的士兵挥手喝道：“来人，拿下他们！”

立时就有士兵上前，我素闻华谖此人行事果断，如若今夜我被他们拿下，白翌现在不在，极有可能马上会成为要挟胤城的砝码。我与叶卿尘对视一眼，他目光镇定，只以眼神示意我少安毋躁。

“住手！”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众人回头看去，只见夜色下白翌驰马而来。他身上的风氅在风中凛冽翻卷，透着隐隐的骇人之气，满面阴沉。

见他到来，华谖及众人纷纷叩首，白翌居高临下看了我与叶卿尘一眼，神色中透着一股古怪意味。我迎面直直看着他，眼神中隐有恳求之色，白翌沉默半晌，只道：“放他们走！”

“王爷！”华谖忙叩首道，“现在放走他们，无异于放虎归山，王爷请三思！”

白翌面色沉定，只道：“华谖，你没有听到本王的话吗？”

华谖眉头紧拧，冷言道：“王爷今日为了一个女人就如此任性妄为，太让吾皇和齐国子民失望了。出征之前吾皇早有密旨严令，若是王爷你阵前有任何的不妥之举，属下可以此旨意见机行事！”

一句话干干脆脆，其意自然明了，华谖满面愠怒对着士兵喝道：“还愣着干什么！拿下他们，押至城头！”

“华谖！你放肆！”只闻刀剑出鞘之声，寒光凛冽一现，白翌蓦地凌空跃起翻身下马，腰间的佩剑随之出鞘，行动间迅疾如电，剑尖直直对准华谖。他一步步走近，冷冷道，“我再说最后一次，放了他们！”

“王爷请自重，莫要为了一个女人铸成大错！”华谖不闪亦不避，依旧昂首站于原地冷冷道。

气氛一时间变得极为诡异，白翌横剑直指华谖的喉头，华谖背手立于原地，一分也不肯相让！远处的城门战火漫天，厮杀声越来越近，眼见两位主将莫名反目，情势一触即发，四周的士兵们尽皆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眼见白翌

手中的剑尖就要触及到华谖的喉头，华瑶蓦地一步上前，张开双臂挡在了华谖身前，呼求道：“齐臻哥哥！”

白翌横剑立于原地：“是他逼我的，华瑶你让开！”

华瑶转过身，抱住华谖的双腿徐徐跪于地上，天际的火光映在她俏丽的面庞上，带着一种凄绝的娇艳：“爹爹！瑶儿求你，放他们走吧！”

见自己的女儿含泪跪在面前苦求，华谖的冷毅面目也缓和了几分，正在迟疑间。

“报——”

一浑身浴血的士兵自远处疾步奔来，跪地道：“启禀王爷、大将军，大事不妙，南门被细作和胤军联合里外进攻，北门处忽然出现大批的周国军队，东门现已失守！”

华谖闻言大怒，怒目看向白翌，抱拳冷笑道：“王爷，当下的情势已然分明，老夫只问一句，你是要继续保这个女人还是以军机大事为重？”

白翌看了看我，额际青筋毕现，终是抬手，咬牙一字一句狠狠道：“拿下他们！”

气氛正凝住的片刻，就闻对面的街头靴声阵阵，声音震天，撼得足下的地面似乎也动了几分。唯见一大股人马如天降神兵纵马疾驰，挟着风雷之势迎面挥刀冲了过来！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铿锵马蹄声、喊杀声，杀意腾腾，齐军措手不及，慌忙举兵迎战。两兵交接，自是一番激战。两队人马瞬息之间搏杀在一起，只闻得兵器碰撞之声铿锵耳际，缭乱的兵铁寒光在耀目的火光下刺得人睁不开眼。华谖纵身上马大喝：“拿下成王妃！”

身后的士兵方才回过神，一拥而上想要绑住我，我脚踝却被铁链桎梏住，逃脱不得。

恰在此际，两旁的士兵被人挥刀砍倒在地，身后也忽地被人狠力推了一把。脚步踉跄中，手心里被人塞进了一样带着金属冰凉的物件。我慌乱回过头一看，正是白翌。借着道旁的灯火，我只能看到他深深的眸子里反射着火焰的光华：“快走！”

心头一狠，身后传来战马的扬蹄嘶啼声，几步之遥的枣色战马上一人身着玄色劲装，横剑立马，身下的马匹一声长嘶，扬蹄立定。火光交映间，他面

头：“太子妃娘娘，茗烟粗陋之姿，恐怕难以侍奉太子殿下尊前！请娘娘收回成命！”那本是青石地面，已见秋日凉寒，只闻咚咚几声，茗烟的额上就已是血迹斑斑，红肿一片。

我瞟了地上的茗烟一眼，面色未变犹自笑着：“四嫂说哪里话，能够得到太子的垂怜自然是茗烟的福气了。不过茗烟素来有些粗心大意的，难免进了宫会侍奉不周。这府上另有几个婢女，生得极是娇俏，不如四嫂瞧瞧再另行挑选如何？”

“照这么说弟妹今日是不愿成人之美了？”她早已隐忍多时的不悦此刻终是压抑不住，语声已见冰寒。

心口陡然愠怒，我还未来得及答话，胤城就已从不远处缓步走来，见太子妃在，他遂上前行了一个家礼：“四嫂今日大驾光临，未曾远迎，实在是胤城的怠慢！”

太子妃面色不豫，冷笑道：“五弟你这媳妇可是好本事，今日我不过是她讨一个丫头而已，就说什么也不肯给，我可是见识到了！”

闻罢她的这一番话，胤城看了看我，不动声色地自背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头，淡笑说，“四嫂言重，方才不是也说了，只是一个丫头而已，既如此也没理由伤了和气。这府上婢女多得是，四嫂若是有心，再挑一个更好的不就是了么？”

他微一侧身，对身后的随从吩咐道：“去叫几个伶俐的丫头过来，让太子妃挑选！”

王府规矩甚严，仆役们皆是训练有素，眨眼间，数十名身材窈窕，面目清秀的女子就已带到面前。太子妃原本姿色平俗的面容上此刻更是红一阵白一阵，冷冷道：“这事哪里敢劳烦五弟亲自伤神，五弟的盛意我可不敢心领。今儿也乏了，既然人家茗烟不愿，就不勉强了，回宫！”

言罢她就已如一只斗败的孔雀，冷哼一声昂头率着一大群内侍宫女浩浩荡荡而去。见太子妃走远，我方才抬头看向胤城。他察觉到我愕然的神情，挥手遣退了身旁一众随从婢女。院子里顷刻间只剩下我们两人，秋蝉声声，挟着午后轻柔的风，忆起方才情形，我略带责备语气对着胤城道：“你方才怎么这样跟她说话，再怎么她也是太子妃，是你的四嫂，此番你这样不是故意授人以把柄吗？”

的，倒是你，腿疾今日可好些了？”

胤汐微笑：“叶卿尘的医术果然如传闻中奇绝，有他的照料，倒是好了不少，近来也极少疼痛了！”

胤城略带感慨说道：“子允的医术天底下能够与之匹敌的人没有几个！”

石桌上的紫砂茶壶里正冒着徐徐热气，白气袅绕间，只闻茶香扑鼻，我转头看向胤城：“不是说这几日事情多吗？怎么今日这会儿倒是有兴致来这品茗了！”

胤城低头看我，似笑非笑地：“昨日忙了一宿，难不成现在让我歇口气也不成？”

脸颊有些发烫，我慌忙侧首轻啐道：“你歇你的，干我何事？”

他方才大笑一声，对胤汐道：“七弟，你看你这五嫂是何等的凶悍！”

我大窘，只斟了一杯热茶塞至他手心，假嗔道：“成王殿下，既是歇口气，那就先喝口茶再说这些劳什子话也不迟啊！”

近旁随侍的茗烟、蓉儿闻言尽皆掩唇轻笑，胤城含笑凝视我，眉头眼间尽是笑意：“有劳王妃了！”

我笑嗔他一眼，方转过身，此际却有待从前来对胤城道兵部李大人求见，胤城方才起身，“前头有事，你们二人先谈吧！我这就去了！”

我兀自看着胤城远去的背影出神良久，唇角不自觉间扬起一抹笑意，却迎上了胤汐若有所思的眼神。正觉得有些异样，就见他淡笑道：“早闻五哥五嫂伉俪情深，今日看来果然不假！”

我有些羞窘，低头淡笑。

他颌首而笑，却自怀中取了一锦盒递于我：“上次听五哥提起八月十九是你的生辰，那时你人不在京中，本该一早给你，近来事情多，倒是忘了！”

我惊奇之下仍伸手接过，感激间，只笑说：“劳你费心，多谢！”

见我如此，他也略释然：“何来如此生疏，你我既是叔嫂，也是可以无话不谈的知己不是么？”

我抿嘴笑着，只说：“你五哥他是一个很好的男子。”

胤汐怔了一下，看了看我，欲言又止，似是想要说些什么，却终是缄默不语了。